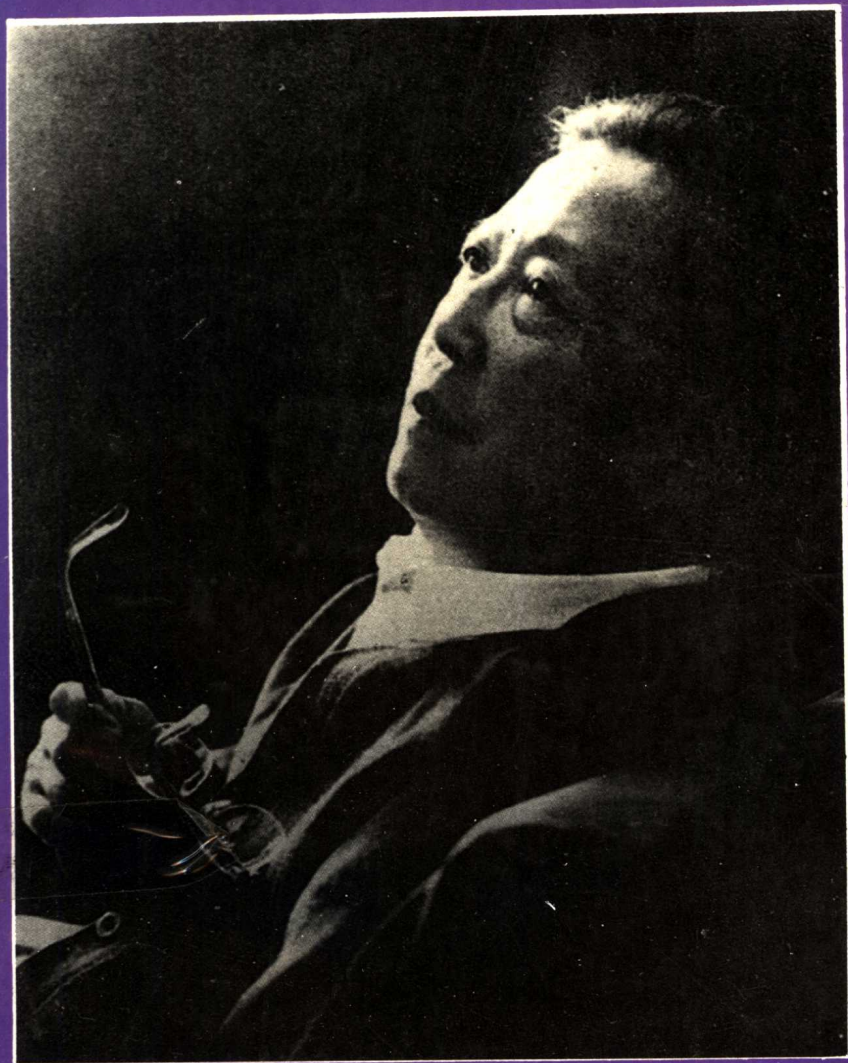


主編 田本相 劉家鳴

中外學者論曹禺



中外学者论曹禺

田本相 刘家鸣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11号

中外学者论曹禺

田本相 刘家鸣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300071 电话: 349318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67千

印数1—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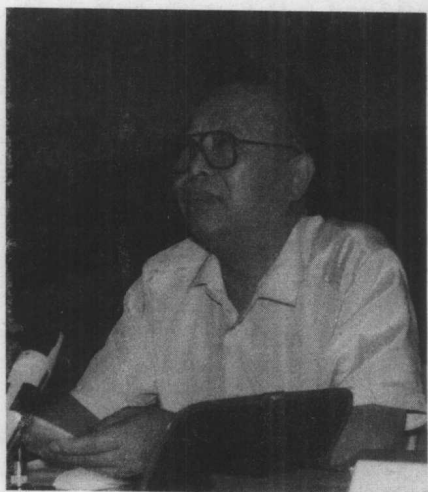
ISBN 7-310-00524-4 / I·44 定价: 6.70元



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从右至左)赵路、田本相、李希凡、母国光、李玉茹、董健、刘家鸣。



大会会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希凡向大会致辞



大会主席田本相致开幕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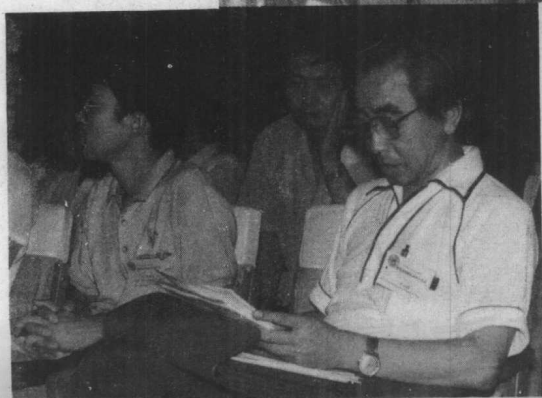


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接受曹禺给母校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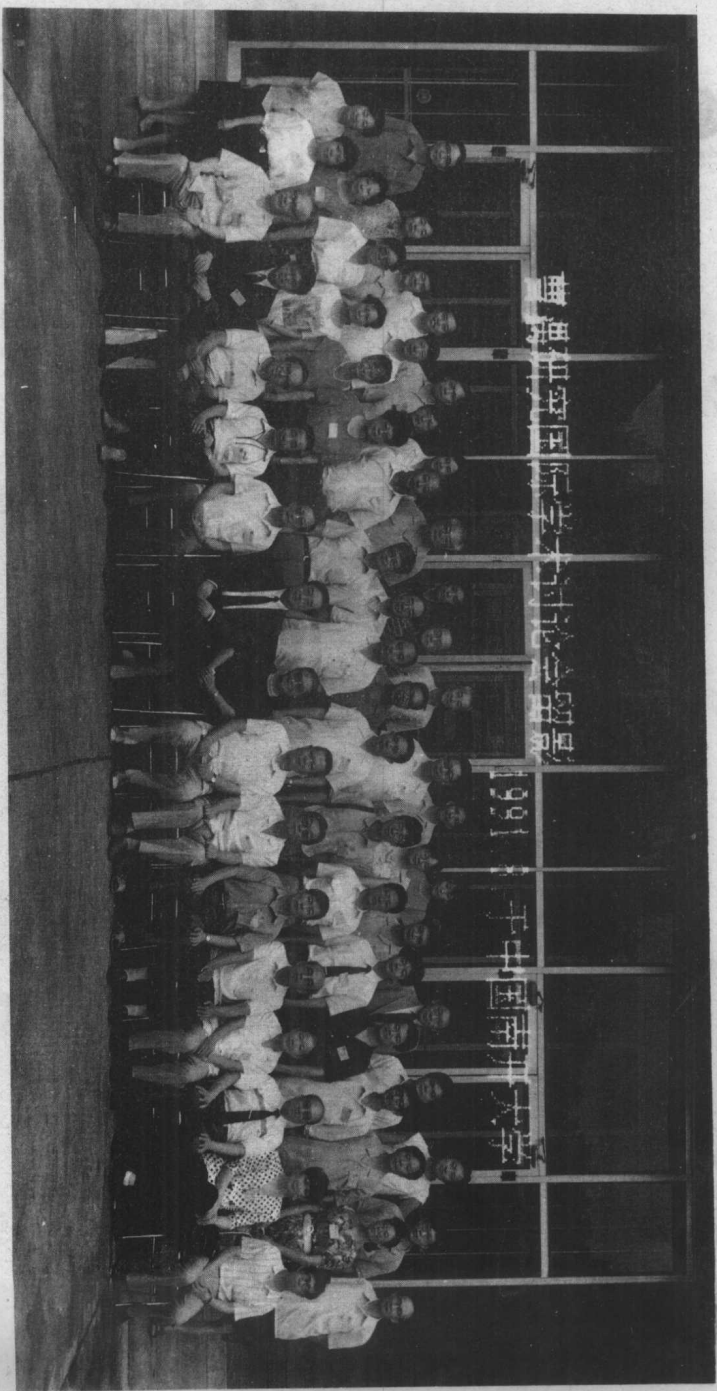


曹禺夫人、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李玉茹(右)
在同中外学者交谈

会场一角



日本学者阿部幸夫(右)、
饭塚容(左)在会场上



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

目 录

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田本相 (1)
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祝词·····	母国光 (3)
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李希凡 (4)
曹禺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及其地位和影响·····	田本相 (10)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董健 (27)
曹禺剧作与民族文化的几点浅见·····	华忱之 (38)
曹禺剧作与五四文学传统·····	刘家鸣 (46)
曹禺在中国和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	胡润森 (60)
曹禺戏剧的美学特征·····	辛宪锡 (70)
论曹禺的喜剧美学·····	庄浩然 (77)
曹禺的戏剧思想：戏剧心理理论·····	李培澄 (88)
曹禺与厨川白村·····	〔日〕牧阳一 (99)
对曹禺创作方法的思考·····	刘正强 (109)
曹禺戏剧：理念与形象的融合·····	潘克明 (120)
蛮性的遗留与悲剧的生成·····	邹红 (132)
论曹禺的都市剧作中人物形象系列·····	刘增人 (143)
论曹禺剧作中虚化形象及其审美价值·····	焦尚志 (151)

曹禺剧作与中国妇女解放问题·····	〔港〕杨玉峰(162)
试论曹禺剧作的“幕后主角”·····	宋宝珍(172)
曹禺：爱和激情的戏剧	
——他的三大剧本《雷雨》、《日出》、《北京人》	
·····	〔日〕内山鹑(182)
哲理的朦胧与艺术的自觉	
——论曹禺的代表作·····	邱文治(191)
从《雷雨》到《日出》看三十年代	
现实主义思潮发展的趋向·····	张菊香(204)
曹禺后期剧作浅探·····	杨景辉(212)
一个“女性绕着男性转”的原型模式	
——从《雷雨》婚恋关系谈起·····	朱德发(224)
情感的憧憬 恐惧的表征	
——论《雷雨》的命运观·····	吴建波(236)
《日出》：喜剧情境中的悲剧·····	胡叔和(248)
《原野》随想录·····	孙庆升(258)
《原野》中的民间小调·····	〔美〕杰西卡·海格妮(269)
实用智慧的条件·····	〔美〕罗伯特·沃特曼(274)
曹禺与洪深剧作比较·····	韩日新(281)
戏剧家与戏剧翻译：	
曹禺的《柔蜜欧与幽丽叶》·····	〔港〕方梓勋(290)
曹禺与南开学校	
——析曹禺青年时期一段成长道路·····	崔国良(299)
创构曹禺剧作研究的新空间·····	宁宗一(309)
曹禺研究断想·····	〔日〕阿部幸夫(317)
中国之行	
——从生活中走进《雷雨》·····	〔澳大利亚〕江静枝(322)

日本曹禺研究史简介·····	〔日〕饭冢容 (327)
附录：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332)
编后记·····	(336)

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开 幕 词

田 本 相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宣布“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在正式开幕！

让我代表大会组委会向前来与会的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尊敬的国内外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问候！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我们终于聚会在天津海河之滨。我们在曹禺的故乡，在曹禺的母校召开这样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为此，我们对这次会议召开给予全力支持东道主南开大学外事处和中文系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向天津市的有关单位、天津剧协、天津文联、天津市文化局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

半个多世纪之前，曹禺就是从这里带着他深刻的家庭的社会的苦闷，带着梦一般的理想，诗一般的感情投入戏剧世界中去的。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从曹禺23岁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多幕剧《雷雨》之后，他的一部又一部的杰作，犹如一道道丰碑，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这些优秀剧作，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艺术中的历史地位，而且成为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不愧是中

国的一位杰出的现代的戏剧诗人，也是蜚声世界的戏剧家。

他的一生都在探索人，探索人的灵魂秘密。他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正是在对人的灵魂的紧张探索中，他寻求着同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的心灵的交流与沟通，并以其对人的灵魂开掘和塑造，奉献给中国话剧艺术以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也融入世界戏剧文化的宝库之中。他的戏剧艺术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他的戏剧艺术的内涵和价值，也将在这种研究中得到开掘和深化。

165年前，歌德曾经提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对曹禺来说，起码目前还是没有说尽的，还需要人们说下去。这次会议，正是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个难得的交流述说的机会。我们祝愿各位学者把您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尽情地发表出来，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会，也会开成一次学者们的团结友谊的会。

1991年8月16日

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祝词

母 国 光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今天在我校隆重开幕了。我谨代表南开大学向各位代表及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大会表示诚挚地祝贺。

曹禺是一位驰誉中外的著名剧作家。他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优秀剧作，深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充满对光明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把中国话剧推进到成熟的艺术高峰。因而，不仅深受我国广大观众和读者的热爱，在国外也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他的一些剧本曾被翻译成英、日、俄、德、法、捷等多种外文出版，蜚声世界剧坛。近年来，我国和不少国家、地区的学者对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学术成果引人注目。曹禺，作为一代戏剧巨人的伟大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心目中！

今天，中外学者、专家济济一堂，共同研究曹禺的创作道路和他的戏剧艺术，这对于沟通国际间曹禺研究的信息，促进曹禺研究的深化和各国之间的戏剧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南开是曹禺的母校，他的辉煌的戏剧生涯是从这里起步的。今天在这里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实在是我校的光荣。感谢各位代表和各国朋友莅临这次盛会。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991年8月16日

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李希凡

朋友们，同志们：

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是90年代中国剧坛上的一件盛事。这里曾经是中国著名的话剧摇篮之一，又是曹禺同志的第二故乡。我深感荣幸地应邀参加这次盛会，我谨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热烈地祝贺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

我对话剧艺术的知识甚少，对曹禺同志的剧作也没有研究。在我一生的写作中，涉及到曹禺剧作的，只有60年代一短一长两篇文章。短文章名《说“巧合”》，主要是以《雷雨》的情节为例证，来分析“巧合”的艺术特点的，辑在我的《文艺漫笔》这本集子里；长文章题为《〈胆剑篇〉和历史剧》，那的确是在《人民日报》上登了一大版。但是，坦白地讲，那也不是研究《胆剑篇》的，而是借《胆剑篇》的权威，简述我在论争中的历史剧观点的。此文辑在我的《京门剧谈》的集子里。

不过，我虽没有研究过曹禺剧作，却又和曹禺剧作有点特殊“机遇”。可以说，从十六七岁起，我就熟读过曹禺的名著——《雷雨》、《日出》、《原野》。那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我的大姐和大哥都已去了“大后方”，二哥去世，父亲得了半身不遂瘫痪症。我再也上不起中学了，就跟随二姐流落在石家庄，托人找到一个图书馆馆员的职位糊口养家。或者由于石

家庄是铁路上的交通要道，日本侵略者正在把它发展成新兴城市。此地，小职员中聚集着很多外乡人，特别是天津人。他们成立了一个石门业余话剧团，又是在一个姓韩的神秘的朝鲜人（人们都叫他韩主任）的大力支持之下。剧团的导演，是天津人，名郑哀伶，意即哀伤的优伶。他在建国后还导演过一个工人写的话剧《不是蝉》，曾到北京演出，还引起过轰动，记得当时的《文艺报》也有过评介。

这个剧团经常在我所在的图书馆里对词、彩排，剧本都是由那位神秘的朝鲜人挑选的。他是剧团的名誉团长。这个剧团除演过一个田汉同志的独幕剧，剧中只有三个角色：诗人、少女和渔家少年，我参加了演出，演那个渔家少年，拿着杆钓竿，已记不清剧词。那时也不知作者是谁，现在想来，大概就是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另一个是李健君的剧本《三千金》（即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改编本）。其他一直在演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后来也演过《原野》，尤其是《雷雨》，我记得我在这个剧团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演过近20场。

郑哀伶，是个好导演，也是个好演员，当时29岁，天津老一代话剧工作者应当还记得他，据说他在天津演戏时就已小有名气。在《雷雨》中饰鲁贵，有“活鲁贵”之誉。但他有一个缺点，即上场忘词。所以布景后面必须设一个提词的。我在这个剧团的“主要角色”，就是充当这个提词的。所以，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没有研究过曹禺，我却熟读过《雷雨》、《日出》、《原野》，特别是《雷雨》，有几场戏的台词，很长时间我都可以全部背诵的。

或许因为当时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积累了那么多的愤懑和不平，把看戏也当成了一种抗议的形式。《雷雨》的演出，总是那么轰动，演出场地在当时市中心的一家大戏园子（仿佛叫“同乐”，主要是演京剧的，我曾在《京

门剧谈》的序言里提起过它），并不整洁，但楼上下的座位总是挤得满满的，以至演员们走在街上，都为市民所熟悉。就是我自己，哪怕是今天，在脑子里一想起《雷雨》，也决不会是影片《雷雨》中孙道临、秦怡、张瑜所扮演的那些人物形象，而是自然地浮现出我们的那班人马！那时我并不知道曹禺是谁，他在哪里，这个神秘的朝鲜人为什么只选曹禺的剧本。但是，在抗战胜利前夕，这个朝鲜人终于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以后再无消息，石门业余话剧团也因此而星流云散。这是一段往事，它却是我接触新文艺的开端，我是读了曹禺剧作之后，才开始读鲁迅和老舍的。

中国早期的话剧，按照话剧史的说法，是开始于“文明新戏”，中国话剧文学的奠基者，也是田汉、郭沫若、丁西林等老一代作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功不可泯。但是，我总觉得，从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来看，曹禺剧作的出现，特别是《雷雨》、《日出》的问世，总是给中国剧坛带来了新的芬芳。

话剧者，顾名思义，是以“话”为创作手段也。可以说，艺术形象主要是靠“话”创造出来的（当然也得有动作）。所以，在话剧舞台上，“话”虽是口语、对话，却又必须具有高度个性化和戏剧性，还要内含丰富，与动作和谐一致地创造性格，展开冲突。我是外行人，但以一个话剧欣赏者的感受，大胆地说一句，曹禺的剧作，在话剧艺术语言方面的成就，可说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完全可以与世界上那些戏剧大师相媲美，而在中国，至今还是无人逾越的。象《雷雨》中周朴园和侍萍的对话，周朴园和繁漪的对话、繁漪和周萍的对话，鲁贵与繁漪的对话，各不相同，内含着多少潜台词，激发着观众的想象！又是富于怎样的诗情的魅力，震撼着观众的心灵！我说不出它的具体好处，只觉得它们都是曹禺所独创的戏剧语言。他的剧中人的口气、感情、身份、性格，甚至历史经历，都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把

握。虽然曹禺对《雷雨》有他自己的评价，说它“太像戏了”，而我却觉得，正是这个“太像戏”的《雷雨》，为中国话剧开辟了民族化的新路。这里没有欧化的语言，也没有欧化的人物，曹禺是用朴实无华的口语，创造了中国的各类身份的人物性格和每个人物的独有的个性。

不错，《雷雨》，确有着一些神秘和朦胧，在人的悲剧里总是纠缠着命。“天”和“命”，成了侍萍和四风撕裂人心的绝望的呼叫，这有点象希腊的命运悲剧。但总的说来，我觉得，在《雷雨》里，主宰人们命运的，还是社会现实，并不是上帝，更不是冥冥中的命和天。周朴园的专横和虚伪，鲁贵的卑鄙和庸俗，周萍的软弱懦怯、玩世不恭，繁漪的执着、火辣和任性，以及她和周萍的苦痛的感情折磨，鲁妈侍萍的悲惨的遭际，周冲和四凤的稚气与纯真，每个人物和他们中间的矛盾纠葛，都是活生生的社会中人、社会中事，不仅表现了细密的生活真实、性格真实，显示了作家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的经历与观察，也凝注着作家深切的同情与憎恨。所以，尽管在当时，曹禺对于造成他笔下这些人物的悲剧的社会历史原因，还缺乏深刻地探求和了解，以致把“宇宙”看成“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雷雨·序》）但是，《雷雨》的动人心魄的悲剧力量，使人感受到的，仍然是社会现实的真实人生的遭际，虽然有点巧合。

对于《日出》，有人也有些不同意见，如我的老师吕荧先生，他就认为，象《雷雨》一样，《日出》中的“人之道”是和“天之道”相对立的，就“因为在作者意识根柢上也存在着一个冥冥中的‘天’”（《曹禺的道路》），但是，大多数人的评价，却是《日出》表现了曹禺世界观的跃进，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有了新进展。在《日出·跋》中，曹禺就明确地讲到：“我也愿望我这一生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雷，把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